

(英) 爱德华·托波尔 著
F·涅茨南斯基

权 力

文化艺术出版社



权 力

(英) 爱德华·托波尔

F·涅茨南斯基 著

杨秀英 范为纲 译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 1 / 32开本 13.5印张 280,000 千字 2 插图

1989年 8 月第 1 版 1989年10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 - 100,000 册

ISBN 7 - 5039 - 0261 - 2 / I · 163

定价: 4.30元

第一章 茨维根之死

索契① 1月22日，上午6时30分绝密 急 军用专电

索契克拉斯诺达尔边区热姆丘日纳亚饭店 605 房间特别
检察员伊戈尔·约西福维奇·沙姆拉耶夫苏联最高检察
院兹命令你调查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恩·茨维根上将
的死因。乘机速返，以后再搞女人。苏联最高检察院调
查处处长赫尔曼·卡拉科兹。

1982年1月22日于莫斯科

我于睡眼朦胧之中将这封电报读了三遍，只有卡拉科兹
这家伙才会在使用军事专用电报网发报时如此肆无忌惮地提
及女人。这封电报经苏军总参谋部先发至北高加索军区司令
部阿加波夫上将，然后才由他的副官阿韦尔亚诺夫少校和两
名中尉一道送到我的手中，其间共历时30分钟。

毋须说，尽管电报外面涂有封蜡和标有“绝密”二字，
而这些当兵的却都已晓得电报的内容了，因为他们闯进我的
房间之后，一见到斯韦特洛夫正躺在沙发上打鼾，以及马戏
团的姑娘尼娜正蜷缩在我的被单下酣睡，不禁都相视而笑。
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每个人的样子一定都相当滑稽。马拉特·
斯韦特洛夫是莫斯科刑事调查局三处的处长，我本人是苏
联最高检察院的特别检察员，尼娜十八岁，是表演空中飞人

① 索契——苏海港城市，位于黑海东北部

的艺术家（斯韦特洛夫称她为“小姐儿”），她躺在床上下的那副模样，让人看上去活象个小姑娘。室内的桌子上，有几只空的白兰地酒瓶。这时我才意识到，应当尽快地把这些大兵们请出房间去，这样才可以使那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笑声平息下来。

我清了清喉咙：“好了，小伙子们！你们最好是坐到大厅里去等一会儿，我立刻就下去。”

“沙姆拉耶夫同志，”阿韦尔亚诺夫少校说，“司令官命令我们立刻把您送到阿德列尔机场去，一架飞机正在那里等候您。路很难走，现在唯一能赶到那里的方法便是乘军用爬雪车去。所以您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收拾所有的东西。别忘了把饭店的钥匙留在您的房间里，此外……”

“我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打断了少校的话说道。老实说，我此刻唯一想要知道的是，如何才能甩开这个姑娘。

他说的的确是事实。两天前，索契遭到了一场严寒和暴风雪的袭击，整个城市已陷于瘫痪。公共交通完全中断，学校都已关闭。室外只看得见因灾得福的孩子们在打雪仗玩。但索契的这场大雪对于军用爬雪车的履带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军队早就做好了各种应急准备。

“到楼下等我去吧。”我看着他们离开了房间之后，便走进了浴室，然而我脑子里仍在琢磨着那封该死的电报。一小块从电报兜上掉下来的封口蜡，不知何时落进了我的拖鞋里，硌疼了我的脚。我索性甩掉了拖鞋，光着脚回到卧室。我打算把仍在酣睡的斯韦特洛夫喊醒，把电报给他，让他趁我洗澡的时候看看。我将电报塞进了他的手里，可他不但没

有睁开眼睛，反而还咕哝了两句脏话，朝墙壁翻个身，又睡着了。这倒不足为怪，他是前天晚上突然乘飞机到索契来的。为了捉拿索契的黑社会头目，他已经奔忙了24个小时，三个钟头前才刚刚合眼。见此，我只好打开软百叶窗帘和玻璃窗，这准能使“小姐儿”和斯韦特洛夫立刻醒过来。天哪！外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棕榈树和用进口黄沙铺设的饭店海滩上，覆盖了一层皑皑白雪。黑海的波浪拍打着沙滩，从岸边的冰凌上舔食着雪花。

豪华的热姆丘日纳亚饭店，是于七年前专门为外国人兴建的，采用的全是旅游建筑学上最新颖的款式。但随着国际关系的紧张，这里早就连一个外国游客的踪影也见不到了。从而使这座在西方也称得上豪华已极的饭店变成了苏联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这可真得感谢上帝。当然，并非所有的苏联公民都能进得去。在夏季，只有那些职位很高的党内领导或是大黑市投机商，才能在这个饭店里订到房间。我自知不在此列，所以只有等到冬季才敢订房间。这次，我是在1月10日，从寒冷的莫斯科跑到这里来休假的。1月13日是古老的东政教新年，在这之前天气是那么暖和，连夹竹桃都开了花。在大街两旁的绿色黄杨树下，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胆大包天的奸商们正在请来自外高加索黑社会的“贵客”们吃烤羊肉串和标有出口标记的高级淡水小龙虾。显然，他们是在做某种黑市交易。尽管我是最高检察院的特别检察员，但我何苦在度假期间去操这份心呢？你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送去审问。再说，你抓起一个来，还会有其他的人。见他妈的鬼去吧！我在热姆丘日纳亚饭店里有自己的房间，有一个可以远眺大海的阳台，外加一位来自文艺界疗养院的尼

娜。然而旧历年一过，一切突变。起先是听说莫斯科正在发动一场梯级清查运动，换句话说，那里正在对黑市头目进行一场大搜捕（甚至在这里，在索契，所有的餐馆也都显得冷清）。接着便是一场暴风雪席卷了整个索契，海滨上游人敛迹。昨天凌晨四点，斯韦特洛夫又闯进了我的房间。他一进门便抓起一杯白兰地一倾而尽，然后对我说道，他这次带来了一支特别武警小分队，是专门来抓索契的黑帮头目的。接着，他又象只小鸟“叽叽咕咕”地向我透露了正在警方内部流传的消息：勃列日涅夫的连襟，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恩·茨维根自杀了！据说中央书记米哈依尔·苏斯洛夫掌握茨维根与黑市买卖有牵连的大量证据，而他则因此持枪自戕！

本来我是不相信这个消息的。有谁听说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会自杀？更甭说象茨维根这么一个克格勃的头子了。然而眼下，在这封印有两道红杠和“绝密”字样的电报面前，我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了。

检察长为何偏偏要把我卷进这种事情当中去？他为何不派他手下的其他“特别检察员”去干这差事？比如巴克拉诺夫、雷诺夫或是赫梅尔尼茨基。为何这封电报不经邮局或是克里姆林宫的电报网发，而要通过军用电报网发？为何派军队火急护送，还动用了军用爬雪车？并且在阿德列尔机场备好了送我的专机，就好象我是个政治局委员似的？报纸上为何还不发布茨维根去世的讣告？妈的——刚才那个阿韦尔诺夫少校手里正有一张今天的《真理报》，可我却没有想到拿过来瞧瞧就把他轰出了我的房间……而关键的是，倘若斯韦特洛夫所说的传闻果真确有其事，那我可该怎么办呢？去讯问

苏斯洛夫？控告他致使茨维根自杀？不，即使茨维根真的是自杀，并且在自杀前还得到过中央委员会书记本人的默许，他们也决不会让我这么一个无名之辈去插手这种东政教式的事件的。也许这个事件与苏斯洛夫毫无关系。真若如此，那就太谢天谢地了！那会是什么事件呢？或许死于同某个姑娘云雨之中……

尼娜开始在床上蠕动，她一边缩着大腿，一边难受地咕哝着：“伊戈尔，快给我盖好，冷死我了！”

一想到要为茨维根或其他什么人离开这个姑娘和这个饭店，我不禁诅咒起这件差事和交给我这件差事的卡拉科兹来。可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必须把他们喊醒。

就在这时，只听马拉特的鼾声停了，继而听到他在沙发上叫：“你疯了？关上窗户！”

他说着睁开了眼睛，一下瞅见了手中带有两道红杠的电报。他先是迷迷糊糊地扫了它一眼，随即一下子蹦了起来，只听他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说道：“原来如此。”

这正是我之所以喜欢斯韦特洛夫的原因——他的悟性极强。我足足花了八分钟再加上吸进了不少海风的咸味，才意识到自己被抛进一个何等可怕的旋涡里，可他，却在短短的一秒钟之内便领悟了一切。而且不要忘记这一点：在凌晨三点之前，他一直都在忙着。他带着他的那队人马，把索契商业部门的几位局长、地区消费品公司的领导人以及内务部反贪污小组在索契的实际负责人马长罗夫少校，全从被窝里揪了出来。后来他担心索契的黑帮团伙会对他进行报复，而决定不回他所下榻的旅馆过夜，在那里，被捕者的亲友们很可能会手里捏着刀子或是上千卢布的钞票在等待着他。这

样，他便溜到了我所度假的饭店，一头钻进我的房间里，倒在沙发上睡了三个小时，醒后他在几秒钟之内就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红场出事了！”

这时，又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我把房门拉开了一条窄缝。

“沙姆拉耶夫同志，”阿韦尔亚诺夫少校在门外催道，“飞机在等着哪。”

“知道！”我厉声答道，“给我找一份今天的《真理报》来。”

对副官就得摆出架子来，几分钟后他又敲了敲门，但这次再也没将脑袋伸进房间里来，他将报纸递给了斯韦特洛夫。我连头也没朝浴室门外探一下，心想让他等着去吧。我一边听斯韦特洛夫站在浴室外给我读茨维根的讣告，一边冲了个冷水澡并认真地刮了个脸。

“苏联政府蒙受巨大损失。我们沉痛宣告：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谢苗恩·库兹米奇·茨维根上将，因长期身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82年1月19日不幸逝世。S·K·茨维根为了捍卫苏维埃国土的安全，忘我地工作了四十余年。他于1937年参加工作，当过教师和敖德萨地区的一个中学的校长。1939年党派他到国家安全局工作。从那时起，他的整个生命便同契卡^①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第二

① 契卡：苏联在十月革命时期，于1917年建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常委员会”，其俄文缩写的中文音译为契卡，早期由捷尔任斯基领导。它的组织机构和名称曾多次变动，1922年改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年改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部，1946年改称内务部，1954年改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

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转战西南、南部、北高加索、斯大林格勒、顿河以及西部等战场，在游击运动战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战后，他在摩尔达维亚、塔吉克以及阿塞拜疆的安全部门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1967年，当选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党和国家的忠实公仆茨维根将永远活在苏维埃公安人员以及全体苏维埃公民的心里。签名：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阿利耶夫、布加耶夫、肖洛科夫以及下列克格勃的将军们。”斯维特洛夫最后用自己的话概括道。

我感到事情不妙，不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苏斯洛夫都没有在讣告上签名。言外之意，茨维根的名字将不继续活在他们心中。这意味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长期身患重病”——但这毕竟能使人们不好在一个人病故后对他的过错进行惩罚。再说，我从不记得茨维根在克格勃工作期间曾病休过，显然，这是《真理报》所捏造的口实。不管他是真的自杀，还是死于何因，他倒是真的得过一次心脏病，那是由于性生活过度加之无节制地酗酒造成的。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在其他领导人的身上发生过。比如，伟大的苏维埃的缔造者之一佩尔列夫，他去见上帝的时候也与茨维根同龄，他是由于在浴室里与一群姑娘恣意纵欲而一命呜呼的。而我们却不愿意公布这种事实真相，让国家领导人在人民中间名誉扫地，那还得了！

“你抓住问题的要害了吗？”斯维特洛夫问道，“勃列日涅夫竟然没有在自己连襟的讣告上签名！那就是说，茨维根一定在某件事情上，使勃列日涅夫陷进了十分难堪的困境。但有一点我还搞不明白，他们为何要派一架专机来接

你？为何如此急迫？不过我认为这架飞机派得太妙了。这下你可以把我和我的那伙犯人一道捎走了，我马上让我的人把那些嫌疑犯从监狱里提出来。”

“喂，我说你们二位！出了什么事了？”睡眼惺忪的尼娜，冻的哆哆嗦嗦地出现在浴室门口。她身上只穿着我的睡衣和拖鞋，那睡衣的下摆长到膝盖，倒真象件满不错的浴衣，只是她的胳膊刚占了袖子的一半，所以整件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格外肥大。她简直还是个孩子，实在算不上个情妇。

“我都快冻僵了，我要撒尿。”

“喏，小妹妹，”斯韦特洛夫决然地说道，“你看到那份电报没有？祖国正在召唤伊戈尔去干一番伟大的事业。再过十分钟我就要同他一起飞往莫斯科了。跟他吻别吧，赶快撒了尿把衣服穿上，我们可以顺便把你带到你的疗养院，然后我们就要为党和国家去效忠了。明白吗？”

“为什么要把我丢下？”她问。一双圆圆的蓝眼睛里流露出伤心的神情。

“因为……”斯韦特洛夫说。

“可我也想到莫斯科去！”她声言道。

斯韦特洛夫开心地将目光转向我，看我如何摆脱这种窘境。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在索契同一个女人玩玩是一码事，但要把这个姑娘带到莫斯科去可就是另外一码事了。尽管平时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独身度过的，但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我那十四岁的儿子安东都要和我一起度周末。要是把她带去了，他们会碰上的。不管怎么说，他的个子终归要比她高，呢，她很可能会成为他的女朋友呢！

“尼娜，”我尽可能温和地说道，“瞧，你的假期可以说是还没有真正开始呢，你在这里再等两天，天气很快就会变暖和的，那时你便可以舒适地躺在阳光下，还可以去海里游泳……而到莫斯科有什么好玩的呢？现在那里到处是寒冷的冰雪。再说，光工作就会把我忙得四脚朝天的。”

“你说出这种话来不感到害臊吗？”她象突然长大了似地说道，“斯韦特洛夫抓了一伙毛贼还要钻到我们的饭店里来躲避他们同党的报复呢。他在军队里可能还是个上校，连他都胆怯，可你竟然想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你想一走了之，而把我甩在这儿吗？”

斯韦特洛夫和我愕然相视。

“嗨……”斯韦特洛夫说，“从一个孩子的嘴里竟然冒出……”他欣赏地看看我和尼娜说，“好吧，小妹妹。你说得对，你跟我们一块走吧。”尔后又冲我说道，“你应该为你的快乐付出代价，老伙计。”这是斯韦特洛夫的另外一个非凡之处，一旦他发现自己错了，便决不再坚持。我们年轻的时候曾在一起共过事。那时他在莫斯科克拉斯纳亚区警察局当侦察员，而我只不过是该区检察院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那时候他便常能向检察院提出一些绝妙的打击犯罪分子的行动计划或是万无一失的缉拿方案。然而只要有人指出他的方案还存在着某些缺点，他总是谦恭地将原计划全部推翻而会很快拿出一套新的方案来。很早以前我便注意到了这一点，只有那些非常聪明、能干和富有想像力的人才会反应如此敏捷，而斯韦特洛夫便是这样的人。不论是被提拔为刑调局的处长，还是得到了上校的军衔，都没有使他的这种作风消逝。他是在两年半前，在我们共同参加的最后一次联合

行动中荣获上校军衔的。（当时深受勃列日涅夫宠爱的年轻记者瓦季姆·贝尔金被一个贩毒集团绑架^①，我们俩花了十天的功夫才发现了他的下落。）他还没有沾染上一个官僚身上所常见的那种愚蠢的狂妄自大的陋习。

五分钟后，爬雪车开始顶风破雪地行驶在为前所未见的暴风雪所覆盖的索契雪原上。我们先赶到监狱捎上了斯韦特洛夫的“伙计们”和他们所看押的犯人，然后又到疗养院装上了尼娜的东西。

同日上午6时

我不愿在此赘述我们从索契赶到阿德列尔机场前一路的艰辛，只想摘录一段斯韦特洛夫在他的正式刑调报告中所做的精确而扼要的叙述。

“1月22日清晨，在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官阿加波夫上将的帮助下，我们用一辆运输车将这伙罪犯从索契押送往阿德列尔机场。由于山路已经全部被雪覆盖，尤其是在马尔斯塔，霍斯塔和古杰普斯塔地段，犯人们以及我们自己人都奋不顾身地跳下车去清除路上的积雪，有时甚至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就这样，我们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犯人押到了停在阿德列尔机场的运输机上，多亏阿加波夫上将为我們提供了这架飞机，要是这批犯人被滞留在索契地区，则有可能被人非法释放。为此，我建议内务部给他们去封感谢信。此外，鉴于这些犯人

^① 爱德华·托波尔与弗里德里赫·涅茨南斯基所著的《殊死的较量》一书，讲述了这个案件的全过程。（原注）

能老老实实在地同我们合作，建议量刑时对他们的这种表现予以适当的考虑……”

阿德列尔，上午9时5分

在阿德列尔机场的候机室里挤满了旅客。恶劣的天气和大雪已经把那些准备离开黑海海滨的人们困在这里三天了。他们横七竖八地睡在地板和窗台上。孩子们在尖声哭叫。一筹莫展的机场管理人员受到疲惫不堪的旅客的痛骂。在行李房里，可以看到成箱的桔子和鲜花正在腐烂。这些黑市商品都是本地的投机商准备北运到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摩尔曼斯克去贩卖的。到了那里，每个桔子或每枝鲜花可以卖到三个卢布——然而，这些货物全给放坏了。换句话说，并非是由于天气糟糕造成的，而是因为付给大到足以能把这些货物运到终点的贿赂所致。那些绝望的黑市商人们正在餐厅里郁闷地喝着白兰地。对一般人来说，这餐厅是整个机场里唯一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的地方，虽然一瓶法国白兰地酒的价格也相当可观，但你起码能坐在一把椅子上呆上几个小时……

我们——也就是说，斯韦特洛夫的那班子人马，犯人们，尼娜和我，再加上护送军人——一进机场便立即被送进专用休息室里。这是为最高苏维埃的领导成员准备的，里边有舒适的皮扶手椅、地毯、鲜花以及藏有纳尔赞矿泉水^①的冰箱。

透过玻璃窗，我们可以望到被大雪覆盖的机场，只有一

① 北高加索一种具有治疗作用的碳酸矿泉水。

条跑道被军用推土机清理出来了，一架亚克—40停在跑道上，驾驶员正在给发动机预热。犯人们到这时才算死了心，知道不会再有当地的什么人能出面救他们一命了，明白他们就要被这架飞机送往莫斯科了。如果说刚才在那段山路上他们与警察合作并非出于真心帮忙而是为了活命的话（因为那条公路就修在紧贴大海的悬崖峭壁上，车辆在每个弯道上都很容易被甩出去，摔到已然上冻的黑海冰面上），那么此时，这十几个黑市英雄则真的变得顺从和卑下了。头一个找斯韦特洛夫搭话的，是索契旅游贸易公司的经理西莫尼扬。在逮捕他的时候，斯韦特洛夫不得不找了一台磅称，以称量从他的别墅里搜查出来的三十六公斤散藏金锭……

“亲爱的上校同志！”他带着浓重的亚美尼亚^①地区口音说道，“能让我搞点路上吃的东西吗？我都要饿趴下了，真的。”

斯韦特洛夫同意了。

西莫尼扬立刻抓起休息室里的机场内部电话对电话员说：“给我接餐厅经理，有急事！拉菲克吗？我是西莫尼扬。你看到外面那架亚克—40了吗？那是我要乘坐的飞机。再过几分钟我就要飞往莫斯科了……对……我这次不是一个人，是跟一些十分重要的人物一起走。非常重要，你懂吗？我们一共十九人，外加一个姑娘，一个十分重要的姑娘！给准备些精美、高级的食品，明白吗？”

这时，其他的犯人一涌而上，围住了电话机。他们忌妒西莫尼扬那机灵的脑瓜，争先恐后地去夺他手中的电话，先

① 苏联一加盟共和国。

抢到话筒的是负责索契反贪污工作组的内务部官员马卡罗夫少校。马卡罗夫已经发福了，富饶的库班使他每天都可以捞到数千卢布的贿赂，正是这些卢布养肥了他。只听他说道：

“拉菲克，我是马卡罗夫少校，同国营柑桔农场联系一下，让他们运五箱中国桔子来，给双倍的价钱……”

我凝视着这些人，搞不清是什么促使他们这么干——是企图向我们行贿？还是更想利用这最后的一次机会来行使一下他们手中的权力？昨天他们还在统治着整个索契及其附近农村，从他们的地下交易中不费吹灰之力地捞取大把大把的钞票。他们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党的会议上宣讲由他们的秘书起草的报告，号召工人们“不要挥霍国家资财”，“要爱惜人民的金钱”等等。而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却有足够多的轿车、别墅、游艇和女人。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便因贪污腐化罪被押上了审判台。然而他们那种迷恋权力的习惯，竟使得他们甚至是在被逮捕之后，还差一点为争夺一个话筒而相互扭打起来。因为这可是能够使他们以党内要人的口吻说点儿什么的最后机会了，哪怕是说上一句：“我是马卡罗夫少校……”

就在这时，阿韦尔亚诺夫少校出现了，陪他来的是机场的经理。

“天气情况很糟，整条航线上都有暴风雪，因此我们找来了最出色的机组人员。”他说道，“你们是打算马上起飞还是等天气好转后再起飞？”

我思考着此时应该如何抉择。如果报纸上不报导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的消息；那就是说茨维根的尸体有可能很快就要被不声不响地埋葬了——也许就在今天。真该死！与其刚

才瞧着这伙犯人浮想联翩，真不如早点给莫斯科挂个电话，了解一下葬礼什么时候举行。傻瓜！无论如何得验尸！

“我想给莫斯科挂个电话，到哪儿去打？”我问机场经理。

“这儿就能打。”说罢，他从犯人手里拿过话筒，朝下按了按话筒支架，对电话员说道：“瓦莉亚，接莫斯科。电话号码是多少，沙姆拉耶夫同志？”

我把检察院的电话号码以及卡拉科兹的分机号告诉了他，然后接过话筒说道：“喂，是卡拉科兹吗？我是沙姆拉耶夫。谢谢你那封令人愉快的电报。我是在阿德列尔机场给你打电话。什么时候开追悼会？”

“今天，老伙计。一点半他的棺材就要被抬离捷尔任斯基俱乐部了。安德列尔的天气怎么样？”

我真想骂他一句“你这个狗娘养的！”但我终于还是忍住了，只是冷淡地说道：“顺便打听一下，办理这个案子的除我之外还有谁？”

“这可不是我们决定的，同志，真的不是！”卡拉科兹答道。他说这话时的口气十分真诚，“有人指名要你办的。”

“谁？”

“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但你还记得那个记者的事吗？那次你一举成名……”

难道真的是勃列日涅夫！是他本人指定要我办这件事的吗？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不是一件自杀案，也不关扯苏斯洛夫的事。他们决不会让特别检察员沙姆拉耶夫去碰苏斯洛夫这样一个大党阀的，至少勃列日涅夫是不会这么干的。这么

说，事情就比较简单了。茨维根一定是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准是这么回事。诚然，卡拉科兹说我“一举成名”不过是在嘲笑我，然而这的确也是事实。两年半前，在勃列日涅夫预定要和卡特^①在日内瓦会晤的日子还有十天的时候，即将陪同勃列日涅夫前往的记者团中的一名年富力强的记者瓦季姆，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莫斯科绑架。当时检察长命我去寻找他，在斯韦特洛夫和其他一些助手的协助下，我终于发现他居然被一伙毒品贩子所劫持。原来他曾打算写篇文章在报纸上抨击他们。虽然那些家伙给他注射了大剂量的阿米诺唑，可我们还是把他救活了。当时这个案件曾轰动一时，显然勃列日涅夫还记得我的名字，眼下又“亲自指派”我去查清他的连襟的死因。“沙姆拉耶夫啊沙姆拉耶夫，你如今已经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宫廷侦探了，”我暗自说道，“你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使自己飞黄腾达了，尽管你是半个犹太人！”

“我们立即动身。”我对机场经理说道。

此时才9点37分，我还有足够的时间赶在入葬之前对茨维根的尸体进行检验。

上午11时45分

虽说我们总共才19人，但阿德列尔餐厅经理给我们送来的食品与饮料足能装备一架满载乘客的图—144^②。所上的食品有两箱白兰地，一箱香槟，一箱特维希白葡萄酒，一批烤鸡，萨特西维盘菜和其他高加索地区的珍馐，此外还有炸

① 吉米·卡特，美国第三十九届总统。

② 苏制大型喷气客机